



## 腊八粥飘香

■ 江苏张家港 许国华

小时候对腊八粥的认知是懵懂的，总是以讹传讹地以为是“喇叭粥”。端上一碗热乎乎的腊八粥，我们这些还拖着鼻涕的小毛孩，便走家串户地起劲吆喝起来：“吃喇叭粥啦！”其实我们那时只觉得好玩，并不知道此乃腊八，并非喇叭。如今回想起儿时情形，依然忍俊不禁。古人在腊八有祭祀祖先、神灵，祈求来年丰收吉祥的传统，这天还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成道之日，后世不忘他慈悲为怀、普渡众生，在每年腊月初八用香谷、果实等煮粥供佛，称之为“腊八粥”。

腊八粥是工夫粥。熬制一锅腊八粥，也是比较费功夫的。我们那一带，煮腊八粥至少需要八种食材，奶奶在腊月初七就将所需的食材准备好，先将黄豆、赤豆、绿豆、黑豆、豌豆、玉米粒等五谷杂粮浸泡，山芋、南瓜切成小块，在糯米中还放入了适量的糯米、血糯。

腊日凌晨三点多钟，奶奶蹑手蹑脚地起了床，在灶上窸窸窣窣地忙开了。先将不易煮烂的豆类倒入大铁锅内，待煮开后，再将米类、杂粮倒入锅中，加入适量的水一起煮，待烧滚后，转用微火慢煮。大铁锅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泡，奶奶用一把长柄铜铲勺不时在锅内兜底翻铲，以防糊锅。随着奶奶的翻铲，锅里的粥越来越稠，越来越香，顿时五谷杂粮的粥香味溢满了整个灶间。

尚在睡梦中的我们，被一缕诱人的腊八粥香唤醒了，顾不上冬晨的寒冷，睁开惺忪的双眼，便一骨碌爬起了床。灶堂间，只见奶奶在专心烧火，熊熊的火苗照亮了灶间，忽明忽暗的火光在奶奶的脸上晃动，映照出一层迷离的红晕。

一锅色香味俱佳的腊八粥终于煮好了。奶奶掀起锅盖，恭恭敬敬地先盛上两海碗腊八粥，放在贴有灶老爷神像的灶台上，点上一炷香，吩咐我们对着灶台跪拜。奶奶嘴里还念念有词，求灶老爷保佑，祈祷来年五谷丰登、合家平安，孩子读书聪明伶俐。

跪拜完毕，我们迫不及待地各自盛了一海碗腊八粥，叽里咕噜地大口喝了起来。看着我们捧起海碗的那个吃相，奶奶欣慰地笑了。腊八粥里飘溢出的香气，和着嘴中呵出的热气，交融在一起，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场景。现在想来，奶奶煮的不仅仅是腊八粥，而且把对后辈的爱融进了这锅热腾腾、香喷喷的粥中了。

喝完粥，我们背起书包上学了。晨曦中，家家房顶炊烟袅袅，户户灶屋粥香阵阵，各家各户的粥香在乡村的上空渐渐融合，于是满村庄都弥漫着浓浓的腊八粥香味。

奶奶熬的腊八粥，是我们儿时最温馨的记忆。那时，一碗香甜热乎的腊八粥，是儿时寒冬腊月望眼欲穿的美食，曾经承载了我们对新年的种种憧憬与祈盼。

又到腊八粥飘香。如今市面粥品名目繁多，八宝粥、皮蛋瘦肉粥应接不暇，但儿时喝腊八粥时的那份香甜和温馨，尽管几十年过去了，依然留在记忆深处，仿佛仍在舌尖上跳跃。逝去的只是岁月，而记忆永远留在那一缕袅袅炊烟升腾的乡愁中。

## 最是烟火抚人心

■ 安徽合肥 范家生

“你早点凭什么卖这么贵？”“贵，您可以不买！”“不买我吃什么？不就是因为你们独家经营吗？质量还不好！”……周末起床迟，做早饭来不及，于是到小区门口给儿子买早点，碰到一位六十岁左右的阿姨正与老板娘吵架。四个菜包子、一碗臊汤，10元钱。掏出手扫码付款，出了店门见她俩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吵得慢条斯理，津津有味，不依不饶，不屈不挠。

从入住小区，这间包子店就在，经营时间最长，当然，包子的价格也逐渐攀涨。门面不大，就一间，二三十平方米这样，小夫妻俩经营。早些时候，还见过他们的父母来帮忙，估计现在孩子大了，于是夫妻俩起早贪黑地忙活，再苦再累也高兴呀！为嘛？钱啦！比上班挣得多了去。六个蒸笼，馒头就一种，青菜、肉包、豆腐、海带等包子有六样，玉米、煎饼、粽子等也有五六种，还卖臊汤、豆腐脑等，每天来迟了根本买不到。原先门外的面积都被合理利用了起来，但随着城市卫生整治和文明建设，所有的家伙都搬进了屋里，但就这样，还是挡不住生意的好。就像那位阿姨说的，独家经营，不愁生意不好。有天早晨我在里面用餐，三张小桌子，最多能坐六个人，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，我悄悄地计算了下，从我进来到吃完走路，这短短的十来分钟，微信收款13次216元。挣钱不说，关键是几年过去了，老板娘却越来越漂亮。

包子店的右边，是家理发店，开得比包子店晚，但生意和包子店一样的好。早上九点准时开门，晚上九点准关不了门。用门庭若市来形容有点虚，但有时为理个发排个队那倒是常有的事。原本老板娘也在店里帮忙洗发、烫发什么的，听说现在回家生二宝去了。有了二宝压力大，涨价那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了，从10元涨到15元，从15元涨到25元，没办法，那也得理呀，虽说头发长不一定见识短，但短总比长要好看些吧！况且依然是没得选择，同样的独家经营，但可以办卡，能优惠，充200元享受85折，充300元享受8折。得，我充500元；嘿，还是8折！想当年在部队，头发长了都是战友们相互理，虽然不好看，但大家都是个平头也就分不出手艺高低。没曾想，刚一提议，就遭到老婆和儿子的反对。于是，接着充，继续理。

再往右，是老鸭汤馆，尤其是老鸭汤泡锅巴，又脆又香，儿子特别喜欢。但在他们之前，至少换过不少于十次，有卖小吃的，有经营外卖的，还卖过蔬菜，经营过快递，但时间都不长。估计跟地理位置有关系，因为紧贴小区院墙，离东边怀宁路有段距离，并且挤在最里面，生意自然不好，换人也就成了家常便饭，倒是老鸭汤，成为了时间最长的经营者，应有八九个月了吧。有时我就在想，他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（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早晨发现又换主儿了）？

包子店左边是水果店，经营时间超过两年。水果店左边，是个小卖部，经营日常用品、食品。他经营的时间与包子店一样古老。生意好不好不知道，在他的北面，有个大超市，各样用品一应俱全。每天下班路过，看到小卖部门前三个儿童摇椅、两部弹力球玩具前挤满了孩子，机器的响声、孩子的快乐欢叫，不得不让人多瞧上两眼。前两天发现，这些吸引孩子的玩具没了！但我想，那些快乐的经历，或许会被孩子们记忆许久。就像我，偶尔还能梳理下，感受平凡烟火的温暖，也是件快乐的事。

## 老何买房记

■ 安徽肥西 查鸿林

老何其实不老，刚刚五十有五，被“切线”切了，在二线安排个有其名无其实的闲差，这一安排倒提醒了老何，既然老了，就不要再为工作操心，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后路。他和妻子一商量，准备买套新房来养老。

老何工作在省城边的乡下小镇，住的是单位分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老房子，夫妻俩都是有工作的人，这么多年的资金积累，早就想买套新房了。可几年前儿子考上大学，同班的同学许多都自费出国留学，儿子试了试，雅思一考就过关了。老何想，儿子想出国留学是好事，于是选择了相对费用少些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所大学。手中的钱供儿子上学用了。

这两年，刚好手中又有了些积蓄，夫妻俩又想着买房了，两人算了算，住房公积金加上手中积蓄够首付款，剩下的就按揭。本着首付加按揭的想法，周末，夫妻俩起得早，往省城赶去。一个半小时后到了市中心，找了几家房产中介，中介问他们想在哪里置房，老何说，当然在市中心地段了。老何问多少钱一平。中介说，现在最普通的老破小房子都在两万上下，沾上学区房、地铁房、地段房，三四万一平，再好一点的就奔五也不稀奇了。老何一听，嘴上没说，心里暗暗想，这房买不起啊。找了个理由和妻子悻悻离开了。回家后，夫妻俩翻报纸、上百度、打电话，咨询不少房产商和中介，都没有便宜的，要么就这里不好或者那里不是。单位里的人知道后说，买房子养老，要找一个环境好的新开盘的，城市人现在都流行买城郊房、别墅房，或者洋房。夫妻俩最后达成一致，捉襟见肘，还是观望等待吧，看看有没有机会上车。

有一天，老何的老下属说他的朋友在搞房地产，最近在县城的一个地铁口旁开发，县城购房的人很多，不找人买不到房。老何就央求他帮他想办法，好在同事一场。同事带着老何去找了好几次，夫妻俩也去看房好几次，人家也还算给面子，给老何登记了，开盘时通知老何。老何和妻子高兴了好多天。盘算着，要个一楼，前后有院子，养养花，种种菜，饲养几只小牲口，过着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惬意生活。突然有天，销售经理打来电话，核实姓名、身份等信息后，给了老何一个银行账号，说是公司的，要先打两百万的验资，等正式确定了，再签订购房合同，多退少补。老何说，我准备按揭，全额付款拿不出这么多钱。销售经理说，他只负责通知，至于按揭，他做不了主。老何回家把存折都找来，算算有多少缺口，又打了几个电话借钱，最终还是没能凑到两百万。像上次去省城那样，不得不放弃。眼看着快到手的鸭子飞了。

但老何购房的信心还是没有扑灭。老何对妻子说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俩还是多跑跑，看看能否找到合适的。于是，老何和妻子到处打听，有人给他介绍黄山的，也有介绍周边城市和县城的，他看上了齐云山下的一套小别墅，一万多一点一平，还可以按揭。正当老何准备下手的时候，在一次朋友聚餐时，他把想法告诉了大家。当时就有人反对说，那地方环境是不错，但你没考虑周全，房子的居住属性，包括生活方便、出行方便、文娛方便才行，你又不是作家，在那里搞创作啥的。在场的人七嘴八舌都不看好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把老何说懵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个比较适合自己出手的，照这么一说，又要泡汤了。老何苦笑，像憋了气的皮球。

几经周折，老何的房子至今也没买成。